

蛙聲十裡，聲聲鞭辟入裡

—— 淺析《蛙》的批判精神和贖罪思想

王 瀟

從小對蛙便充滿了敬畏，這綠色的小傢夥，有著不凡的身手。驚人的彈跳力，洪亮的歌喉，以及為人稱道的食害蟲的本領，讓它名聲大噪，倘若來個鄉村動物選舉，憑藉著人氣和真功夫，說不定它也能選上個領袖。印象中的蛙，總是給人蓬勃的生命力，小小的身軀，在空中劃出一道道弧線，不知疲憊地在田野間跳躍者，仿佛裝備著馬達，無止無盡地釋放著能量。稻田裡，隨處可見它們的身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好像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談論著人間天下事。旁晚時分，又可聽到他們的交響樂，如雨繁密，如浪激越，如潮高昂，喊得天空不安，風雲際會；叫得大地震顫，敲鼓揚帆。

莫言的蛙，亦是生命力的象徵。正如文章所說，蛙即‘娃’，也同音為媧，從東北高密鄉的圖騰蛙，到創造人類的女媧，都是生命力和繁殖力的象徵，多子多福，孕育生命。作者把生育，生命，人性和社會聯繫在一起，真實地反映出了社會現狀，正如他書中所說，直面社會敏感問題是他寫作以來的一貫堅持，因為文字的驚魂還是要關注人的問題，關注人的痛苦，人的命運，《蛙》這部作品正是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不僅僅反映在計劃生育的議題上，更是許許多多歷史和現實的問題的揭露。喜歡《蛙》，正是因為喜歡它的真，它的客觀。虛構的，編造的，或者對政府歌功頌德，向統治者諂媚討好的文章，生活中多得氾濫，早已讓人深惡痛絕，群眾都不喜聞樂見，如何才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莫言則直視現實，構建了《蛙》的核心主題——計劃生育。計生工作無所不用其及，使用了許多非人性的手段，人口降下來了，民族的素養也降下了。沒錢的偷著生，發現了就

是血腥暴力的扼殺，有錢的罰著生，做大官當富商的，罰了也無所謂。這就是制度的問題，沒有監督，再道德的執法，也會是齷齪的。對這本書的贊，就贊在它的真實，那些說真話，寫真情的作者，在民國年間，比比皆是，而今卻屈指可數，這是中國之悲，文人之哀，所以莫言平實的文字，就猶如韓寒犀利的文筆，大快人心。計劃生育就是這麼一塊雷區，老百姓碰不得，記者碰不得，文人墨客更是忌諱莫深，所以中國文人走不遠，因為文章中沒有真實，脫離現實的文字，如何算是好文字。這也很好詮釋了莫言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他的真實。在《蛙》中，還有著各種對現實的反映。官商勾結，民風不古，文革罪孽，這一切的一切，都隱藏在看似平淡的對話中，猶如雲霧繚繞於山間，撥開之後，便看到了真諦。魯迅先生用筆做刀，與敵人鬥智鬥勇，莫言先生則是用筆做針，戳破了歷史的謊言。倘若這股風氣流傳，則將是中國之幸，百姓之福。《蛙》是一部真實的作品，它的真實，讓人感動。

計生

莫言的蛙是一部悲劇。小說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計劃生育的受害者，直接或者間接地成了悲劇式的人物。姑姑是本文的主人公，一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她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基層執行者，看似權利無限，決定著無數生命的去留，實則舉步維艱，倍受著良心的譴責和鄉鄰的詛咒和唾罵。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姑姑對那些企圖生二胎的婦女圍追堵截，動輒拆房拔樹，鄰裡連坐，甚至帶領民兵，威脅孕婦家人，還要點火燒房。作為基層工作者，姑姑鐵面無私，視死如歸，戰士一般不動搖的精神固然難能可貴，但她這種用國家機器，忽視公民私人財產，漠視人的生命的做法並不值得稱道。她所面對的是手無寸鐵的人民，而非荷槍實彈的鬼子兵，如何可以這樣暴力和殘忍。也正因為此，姑姑失去了民心，逐漸獲得了

“土匪” “妖魔” 的罵名，遭受了“死後要上刀山，下油鍋，剝皮挖眼點

天燈”，“不得好死”等詛咒。此時的姑姑與年輕時的她形成鮮明對比，那時她是鄉裡人人羨慕敬仰的活菩薩和送子娘娘，用自己所學的醫術為成千上萬的姑娘接生，救了許多姑娘的性命，也得到了人們的認可。那時的她心地善良，對每個小生命的誕生都充滿了喜悅和熱愛，不管是人還是動物，姑姑都有一顆仁愛慈悲之心。

然而自打從事了計生工作之後，姑姑則成了“屠夫”，“劊子手”，付出的代價則是晚年時無時無刻纏繞在她周圍的負罪感。每一個夜晚她聽到了蛙鳴，就仿佛聽到了成千上萬的嬰兒的哭泣和控訴。誤入蛙池，更是嚇得魂飛魄散。正如姑姑自己所說，她的手上沾著兩種血，一種芳香，一種腥臭。當她親手把那些孩子們送進了地獄，她的雙手就沾滿了那些未出娘胎就被迫夭折了的幼小生命——嬰兒們的鮮血。早年計劃生育的工作，成為了晚年姑姑內心無法釋懷的內心情懷。為了彌補心中的愧疚，拯救自己的靈魂，姑姑嫁給了民塑大師郝大手，讓他把那些逝去的生命，通過一手的方式重新活過來。在姑姑的房間裡，那些沒來得及來到人間的生命，通過姑父的手藝一再現出來了。“這個男孩，原本應該於1983年2月在吳家橋吳軍寶和周愛華家降生，被姑姑毀了，現在好了，這小子洪福齊天，降生到青州府一個官宦之家。”“這兩個姐妹花，原本應該生於1990年，他們的爹娘是麻風病患者，現在好了，2000年元旦之夜，他們降生在膠州城人民醫院，是千年寶寶。”沉重的罪惡感意識使晚年的姑姑陷入了半癲瘋的狀態，滿口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竟希望用這種迷信虛幻的方式來贖罪，逃避精神上的折磨。她何曾沒想過死啊，但是死又過於輕飄。正如她自己所說，“一個有罪的人不能也沒有權利去死，她必須活著，經受折磨，煎熬，像煎魚一樣翻來覆去的熬，用這樣的方式來贖自己的罪，罪贖完了，才能一身輕鬆的死去。”

旁觀

莫言在《蛙》中描寫了一群無聊的圍觀者，他們的靈魂是麻木的。比如當王腳的兒子王肝勸他做男紮時，王腳大罵王肝並追打他，“爺倆團團旋轉，仿佛推磨。圍觀者甚眾，添油加醋，煽風點火，引起陣陣笑聲。”作者沒有寫出他的憤怒，但“甚眾”、“煽風點火”、“陣陣笑聲”，足見作者的鄙夷之情。再如，在姑姑逼王仁美出來那章中，描寫到“工作隊的車，停在我岳父家門前。村裡人凡是能走路的幾乎全都來了。連得了風癱、口眼歪斜的肖上唇，也拄著拐杖來了。”作者只用三言兩語便勾勒出了這群看客的醜陋嘴臉。

如同魯迅所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培養了中國人的奴性，異族入侵，軍閥混戰，政權交替，階級鬥爭，這一系列的壓迫使得中國國民不堪生活所迫，苟延殘喘，對政治對社會的漠視，不參與，不干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社會上一切的犧牲都化成表演，化成了殘忍的娛樂。於是，群眾都淪為了看客，而且這看客的精神，從古至今，從未間斷過。到了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這種自私的精神更是變本加厲，回到《蛙》的故事中，當“我”去追偷殘疾人錢的小賊時，卻被那小孩刺傷了雙手，“他一簽比一簽兇狠，簽簽都想置我死地。木板頻頻被鐵簽刺中，我的右手，又因躲避不及被刺破，鮮血淋漓。”這一切，不是發生在幽暗的巷子裡，也不是在荒涼的原野上，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車水馬龍的集市上。“我倉皇中往兩邊顧盼，希望那些魚販們能伸出援手，把我從危險中解救出來，但是，他們有的袖手旁觀，有的漠然無視，有的拍手喝彩。”沒有一個字是對那些看客的苛責，卻又字字是對他們的控訴。這是一群沒有靈魂的軀殼，是一群自私冷漠的行屍走肉。他們精神生活極端無聊、壓抑，有一種深沉的失敗感和自卑感，人性扭曲變形。因此，對同類的不幸產生的是一種極高的興趣和敏感，別人的不幸痛苦成為他們產生快樂的根源，理應引起的同情等正常反應，卻

扭曲為了一種殘忍的快樂，體現出了人性的極端的麻木。此情此景，與前文所提幾十年前的那個畫面何極相似，然而卻又變本加厲。正義感使“我”挺身而出，然而群眾的漠然和嘲笑卻使“我”寒心，不僅僅是“我”，還有每一個正義凜然，捍衛社會道德和真理的人。正是這些看客，不僅僅自己抵滅了良心，也在敗壞著社會的道德風尚。

贖罪

《蛙》的人物並不多，但這些被歷史嘲弄的人幾乎到後來都產生了罪孽感，都感覺自己是雙手沾滿鮮血的人。姑姑是最典型的。計劃生育之前，她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婦產科醫生，她出身名門，有良好的修養和教育背景，她是一個優秀的醫生。“見過她接生的女人或被她接過生的女人，都佩服的五體投地……母親說，只要她的手在病人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去了七分”。姑姑一輩子接生了2800多個嬰兒，但就是這樣一個優秀的婦產科醫生，後來搖身一變成了計劃生育專幹。她的身份也由以前的救世主變成了殺人的劊子手。被她扼殺在母腹中的嬰兒也有幾千個，直接或間接死去的母親也有好多，如引產而死的王仁美，溺水而死的耿秀蓮，小產而死的王膽。她是黨的政策不折不扣的執行者。但到後來，姑姑逐漸開始懺悔，逐漸感到自己有罪，從王仁美的死開始，她就有悔罪意識，“嫂子，大哥，我是來請罪的”，當岳母將一把剪子捅向姑姑時，姑姑說，“王家嫂子，我為你女兒抽了血，你現在又捅了我一剪子，咱們血債用血還清了”。越到後來，姑姑的悔罪意識越強烈。“她老人家近年來常常懺悔，說自己手上沾著鮮血”，“姑姑常常認為自己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惡極，不可救贖”。

作為小說另一個主人公的蝌蚪，常常自責於自己為了前途而斷送了王仁美娘倆的性命。蝌蚪每看見一次孩子的圖像和有關孩子的事，他就變得

那樣神經質。所以常常產生幻覺，或者在夢中他常常夢見死掉的前妻和孩子，因為我們對人的生命，從其孕育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他自責道，“年輕時的我，曾經因此斷送了前妻王仁美的性命，這是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永難贖還的罪過。”。那麼文中有沒有沒有罪過的人，沒有。小獅子？王肝？秦河？他們都用各自的方式在為自己贖罪，就連日本作家杉谷義人先生也有罪，他在贖父親的罪。“我們覺得沒有理由讓您承擔您父親的罪，但是您承擔了，您勇敢的把父親的罪惡扛在自己肩上，並願意以自己的努力來贖父輩的罪，您的這種擔當精神雖然讓我們感到心疼，但我們知道這種精神非常可貴，當今這個世界最欠缺的就是這種精神，如果人人能清醒的反省歷史，反省自我，人類就可以避免許許多多的愚蠢行為”。縱觀《蛙》，每個人都有罪孽，每個人都在贖罪，沒有人在這個世上是沒罪的。

姑姑的贖罪過程驚心動魄。她是因為青蛙而走向了贖罪之路。當成千上萬只青蛙圍住姑姑時，姑姑感覺那就是曾經被她扼殺在母腹中的千萬個娃娃來討債來了。因為“蛙”和“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蛙”——“娃”——“媯”的讀音一樣，且青蛙在民間就是多子和多產的象徵。剛生下的嬰兒的哭聲和蛙鳴又是何其相似。正如小獅子所說，“人和蛙是同一祖先，她說，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狀相當，人的卵子和蛙的卵子也沒有什麼區別；還有，你看沒看過三個月內的嬰兒標本？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與變態期的蛙類幾乎是一模一樣啊”。所以當姑姑遇見成群結隊的青蛙時，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竟然被嚇昏了過去。“常言道蛙聲如鼓，但姑姑說，那天晚上的蛙聲如哭，仿佛是成千上萬的初生嬰兒在哭。姑姑說她原本是最愛聽初生兒哭聲的，對於一個婦產科醫生來說，初生嬰兒的哭聲是世上最動聽的音樂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聲裡，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也是上帝派人要贖她的罪，

姑姑一下昏倒在專捏泥娃娃的“民間藝術家”郝大手的懷裡。從此她就和郝大手結了婚，專心製作他們的泥娃娃。姑姑將所有的懺悔和對娃娃的愛都傾注到了泥娃娃身上。她不僅給每個泥娃娃起了姓名，還捏出了他們的父母，並且給每個家庭都編織了那麼浪漫的故事，姑姑是用這些泥娃娃來頂替那些曾經在計劃生育過程中被她扼殺的孩子，她傾注了愛的靈魂，悔的血液。在最後一幕劇中，從上面垂下一個巨大的黑繩套，姑姑將她的脖子套進去，踢翻了凳子，蝌蚪趕忙救下了姑姑。這就相當於已經死了一回，姑姑已經脫胎換骨了一次，也就完成了她贖罪的過程，蕩滌了雙手的鮮血。

王肝的贖罪是因為舉報了王仁美，最後王仁美死在手術臺上，他充滿了悔恨之意對蝌蚪說，“因為我的出賣，才使袁腮銀鐺入獄，才使王仁美母子雙亡，我是殺人兇手。……為此，我得了失眠症，剛剛一閉眼就會看到王仁美舉著兩隻血手要挖我的心……我只怕沒有幾天活頭了……”。王肝後來和秦河共同經營泥娃娃，她用這種方式贖罪，通過轉嫁目標來減輕自己的罪責。

秦河以前是姑姑忠實的追隨者，在他們的圍追堵截之下，一個個嬰兒夭折了，年紀大了以後，秦河也走上了贖罪之路，他是通過捏泥娃娃來贖罪，也是妄想能通過泥娃娃還原以前被他們扼殺的孩子。他將自己的所有心血都灌進了泥人之中，每捏成一個泥娃娃，便在泥娃娃的頭上注入一點自己手指的血。他常常陷入沉思，在頭腦中形成娃娃的形象，然後才動手去捏。“我們進來，他抬頭看了我們一眼，嘴唇動了動，算是與我們打了招呼。然後他就恢復了雙手托腮、目光盯著牆壁，仿佛冥思苦索的狀態”，“王肝告訴我們，秦大師幾乎每天都這樣坐著發呆，有時夜裡也不上炕睡覺。…很快我發現，大師臉上的表情和他捏的手中的孩子的表情有關—也

就是說，大師捏那個孩子，他自身也就成了那個孩子，大師與他塑造的孩子息息相關，血肉相連。”

在《蛙》中，小獅子是通过幾個環節慢慢完成自己的贖罪過程的。她最初的贖罪意識產生於那次追捕王膽的水上。後來小獅子告訴蝌蚪，當她跳入水中時，她就聞到了一股血味，於是她故意拖延時間，對神靈祈禱：“王膽，你抓緊時間，快生啊，你快生啊，只要孩子出了“鍋門”，就是一條生命，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公民，就會受到保護，孩子是祖國的花朵，孩子是祖國的未來。”王膽死了以後，姑姑和小獅子就餵養她的女兒陳眉，“那些日子裡，小獅子母性大發，抱著陳眉，親不夠，看不夠，我懷疑她曾經試圖給陳眉喂過奶”。陳眉被抱走以後，小獅子一直盼想著自己能生個孩子，所以她常常進菩薩廟燒香，求神靈能給她一個孩子，“小獅子跪在地上，磕頭真誠，竟碰撞出‘咚咚’的響聲。她眼裡飽含著淚水，是因為愛孩子愛的深沉。”到最後，因為自己不能生，小獅子採取了借腹生子的辦法，在牛蛙公司通過代孕媽媽陳眉生了個孩子，這也就完成了她的贖罪行為。

《蛙》中的劇作家蝌蚪的贖罪過程是最特殊的，他是通過寫作的方式進行贖罪，把各種各樣的悔恨和懺悔都通過和杉穀義人的書信表達出來。蝌蚪雖然沒有像姑姑那樣經歷生死輪回的贖罪，但他的贖罪過程最漫長，他因罪感被折磨得最沉痛。蝌蚪在傾訴，也是莫言在傾訴，“十幾年前我就說過，寫作時要觸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寫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記憶。現在，我覺得還應該寫人生中最尷尬的事，寫人生中最狼狽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臺上，放在聚光鏡下。二十多年前，我曾經大言不慚的說過：我是為自己寫作，為贖罪而寫作可以當做為自己而寫作，但還不夠；我想，我還應該為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寫作，並且，也為那些傷害過我的人寫作。

我感激他們，因為我每受一次傷害，就會想到過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蝌蚪和他的第二個妻子小獅子一樣，幻想能通過這個代孕的孩子而減輕罪孽感，“先生，我感到自己的靈魂受到了一次莊嚴的洗禮，我感到我過去的罪惡，終於得到了一次救贖的機會，無論是什麼樣的前因，無論是什麼樣的後果，我都要張開雙臂，接住這個上帝賜給我的赤子”。蝌蚪是否能通過這樣的寫作完成自己的救贖呢？從文中可以看出，雖然蝌蚪在努力著，但他很難走出罪孽的沼澤。他本以為寫作可以救贖自己，但當劇本完成以後，卻反而覺得更加沉重，因此，他陷入了自責和自問的怪圈中。“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遠也洗不淨呢？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我想，沒人知道這個答案，這可能正是莫言創作《蛙》的初衷，也是文學值得讀和值得寫的地方。

總而言之，《蛙》是一部真實的作品，它對計劃生育，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入木三分，讓每一個經歷過那些年代的人都能引起共鳴。文中的每個人物都分擔了罪過，不管是客觀還是主觀的，都在一系列的贖罪過程之後，得到瞭解脫。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處，他用個體的命運預示著民族的命運，每個人都有罪，而最終都勇敢的承擔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通過不同的方式對自己的罪孽進行了救贖，那麼民族和國家呢，在經歷過罪孽和苦難之後，也應當選擇自己的方式來贖罪，唯有承擔起了責任，中華民族才能擁有光明的未來，這應當是作者對現實批判之後對民族未來的期望吧！

參考文獻：

1. 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2. 範建華：《中國人生存狀態和精神變遷的標本——莫言新作《蛙》中姑姑形象分析》，《名作欣賞》2010。
3. 李曉亮：《遠未終了悲劇——論莫言〈蛙〉》，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3。
4.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